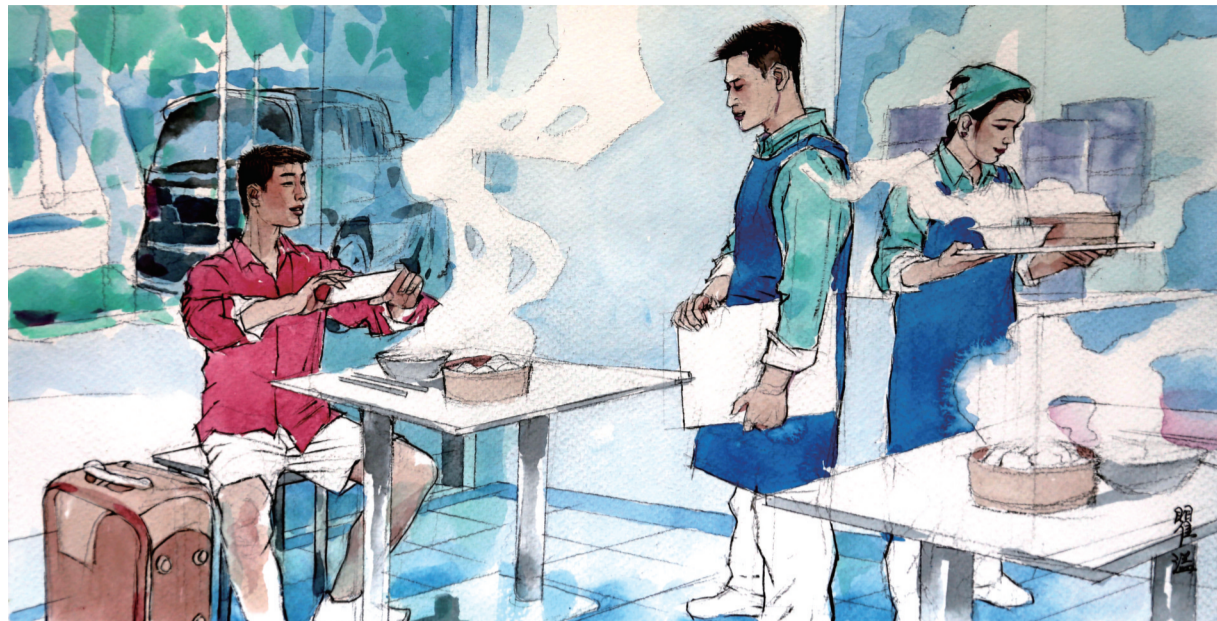


本土文本

## 寻找(小说)

□张春风



绘图 翟溢



江海新韵

## 一棵树(组诗)

□冯新民

我喜欢一棵冷静的树  
排除了音乐  
我喜欢音乐没有声音  
是一棵树的冷静

我在一棵老树下看风  
风之外  
鸟已经过去  
季节已经过去  
窗子还在

我看见那棵树的生命  
从一扇窗子到一扇窗子  
打开与闭合  
都在那阵风里

音乐为那棵树  
不再说话

## 遥望烽火台

遥望戈壁  
遥望半空的烽火  
残墙断壁  
朝代来来去去

冷漠守护了昨天  
戈壁诉说着冷漠的戈壁  
在此之间  
谁把石碑放在雅丹之上

风看不见  
水看不见  
烽火为一个人熄灭  
剑不是远方的剑

戈壁企盼的雨  
让烽火台  
在戈壁里活着

## 玉门关断想

数百年壮怀激烈  
剩下残垣断壁  
坐断夕阳  
八百里戈壁  
埋葬的唐诗宋词  
堆起了千山万壑

只能举一杯酒  
请来写诗写词的那些人  
重温壮怀激烈

刀在否剑在否枪在否  
看沙砾上的烽火  
已在千百年外  
驿站的杨柳和梅花  
还在为谁牵挂

也想西凤烈也想射天狼  
此刻却想把一杯酒  
洒在戈壁上  
听那些唐诗宋词  
读边关

## 风影

我离开风的日子  
离开了鸟语

我的一个影子落下来  
和我的另一个影子交错

那座山上  
坐满了云雾

云雾中的鸟语  
在一棵树  
一片叶子  
一个黎明

影子是风的鸟语  
听见水的时候

我在戈壁  
寻找我的第一个影子

## 记忆

北风没有走完的路

被夏天锁住

芭蕉和虞美人  
竹子和盆景  
在一幅画里挂靠冬天

一叠鱼龙的切入  
在唐代的灯火里  
让一个人找到了  
宋朝的阑珊之处

总是有一场雪  
给土地的骨骼制造寒冷

而淋湿的风  
和淋湿的影子  
在说  
雨唤醒的梦  
曾经是一幅冬天的画  
在阑珊之处

## 今天的叶子

一枝说叶子  
一枝不说叶子  
叶子之枝  
不知道在哪片叶子

寂静的是山  
寂静的是水  
山水之间的寂静  
在一片叶子上寂静

叶脉在唐叶脉在宋  
听不见的声音  
在山野

那片叶子  
从清明到谷雨  
只有一个季节  
不能穿越

## 这一刻也是前朝

一个季节  
和一个季节的交接  
在青黄之间  
风声走过的山  
高高在上

出没洛水的赋  
被一个季节种植在山上  
那座山  
有环佩之声

诗的波纹恍惚了晋语  
缓缓走下的神  
在季节和季节的交接之间  
出水

东临碣石的人不再回来  
把一行字  
写在谁的梦里  
那个季节  
青黄不接

## 在西窗听一首歌

没有听清歌词  
我在秦岭  
秦岭没有的节拍  
在秦岭外散发

秦岭的诗很多  
没有川歌却有水有草  
沿山脉而走  
走出秦岭

秦腔失落了东南  
唱那支曲子的人在  
在西窗

我想把高原的马  
进入窗外之曲  
策马高原的剑  
失落了民间

那首歌  
在剑上

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朝阳红彤彤的,高高地挂在树梢上,小李已经记不得,自己有多久没出门了,这种感觉真好!可是,牵挂的地方在哪呢?突然,小李眼睛一亮:“对,去热河南路!”

半个小时后,小李来到热河南路。当年,小李初中毕业后到南京打工,人生地不熟的,眼看兜里没钱了,好不容易在一家超市做了仓管员,那段日子可真苦!

小李找了半天,超市早没了,变成了一个农贸市场。小李有些失落,转身往回走。

走到街口,小李看见一个修鞋摊,急急地走了过去:“大爷,这么多年了,您还在这儿呢?”

修鞋的是个老大爷,抬了抬老花镜,问:“噢,是你?我……我好像见过你?”

小李喜出望外:“你当然见过我了!十几年前,我在前边的大超市打工,一双皮鞋穿好几年,让你补了又补……”

终于,老大爷想起来了:“对了,就是你!”

寒暄了一会,老大爷问:“那后来,你离开超市去了哪里?”

小李叹了口气:“仓管员工资太低了,连温饱都成了问题,所以,我辞了职去夜市摆摊。”

话音未落,小李心中一动:对呀,我第二个牵挂的地方,就是三牌楼的夜市呀!

小李离开热河南路,坐车到了三牌楼。因为城市规划,这里,早就让夜市了。想当年,小李在夜市卖儿童玩具,旁边有个马大姐炒面。每

天晚上,小李天天吃炒面,经济又实惠,那味道怎么都忘不了呢!

小李叹了口气,在街上四处闲逛,突然,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。“噢,是马大姐的炒面?”

小李抬头一看,前面有一个小店:“马大姐炒面馆。”

店面不大,只摆了张桌子。灶台边,有个厨师正操着铲子在炒面,小李脱口而出:“马大姐,是……是你么?”女人抬起了头,愣了一下:“是小李呀!”

马大姐盛好炒面,急急地放下铲子,将小李拉到了店里。原来,马大姐摆了几年夜市,挣了点钱后,就盘下了这家小店。

寒暄过后,马大姐关心地问:“小李,后来你不摆夜市,又去哪儿谋生了?”

这句话,勾起了小李的伤心事。原来,小李摆了一年夜市,结果血本无归。之后,他对人生产生了怀疑,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,于是,他每天去玄武湖公园散心。

小李告别马大姐,决定去玄武湖公园。

这么多年,玄武湖公园没怎么变,两岸绿树成荫,游人如织。熟门熟路地,小李在亭子边的一张石椅上坐了下来。曾经,小李对前途很迷茫,在这里一坐就是大半天。

正发呆呢,一个穿练功服的婆婆凑了上来,试探着问:“小伙子,是……是你么?”

小李想了想,脑海中闪现出一个身影——没错,就是她!当年,小李每天坐在这里发呆,这个婆婆也每天在

亭子里舞剑,时间长了,小李对她的印象特别深,只不过,两人从没说过话。

婆婆仍然精神矍铄,点着头说:“我一猜就是你!当年呀,你总是坐在这里,呆呆地望着湖面。”

小李感慨万千:“那么多年了,咱们又遇上了,真是缘分啊!”

婆婆嘿嘿一笑:“是啊!因为我,每天都来这里呀!说起缘分,我记得当时有个女孩,一直坐在旁边的石椅上发呆。一开始,你俩各坐各的,后来就坐一起了。现在,是不是还在一起呢?”

小李羞涩地点头:“嗯,我们结婚了!”

记忆,一下子回到从前。小李的老婆也是外地人,当年,在附近的一家小吃店打工。和小李一样,她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茫然,闲暇的时候,总是在湖边一坐大半天。

一开始,小李对这个长相清秀的女孩并不在意,可后来,他越看越喜欢,终于有一天,他主动打了招呼……

就这样,两颗孤独的心慢慢靠近,最后,结合在了一起。记得当年,她依偎在小李的怀里,满怀期待地说:“如果有一天,咱俩能经营一家自己的小吃店,那该多好啊!”

老婆打工的小吃店,卖的就是鸭血粉丝汤和汤包,她冰雪聪明,平日常里,早就学会了那些手艺。当时,小李年轻,天不怕地不怕,他拿出所有积蓄,又问亲戚朋友借钱开了店。10年来,两人同甘共苦,终于,在南京买了房,站稳了脚跟。

想到这里,小李有些惭愧:“我太傻了!其实,我苦苦寻找的幸福,早就已经拥有了,为什么,我还要去寻找?”

## 母校,你好(散文)

□季云

偏远的农村高中能正常上课,真由衷地感激当地教育局和校长。

## 特别的教师队伍

特殊的时代,一群来自城市和他乡的好老师,被迫下放到乡村教书。

汤园乡位于如东县最西南角,与县城相距较远,却最为靠近南通市,辖区内又有一条宽阔的运河纵贯南北。从南通搭乘轮船,可以直达汤园乡的小码头,一天开几班,上岸后,步行到学校只需十分钟。这在当时的条件下,算是最便捷的交通了。那些下放的老师,因此选择了汤园。他们很多来自名校,有的还曾经是大学的老师。当然,我们那个地方人厚道,守本分,具有悠久的耕读传统,农家孩子喜欢读书,家长都支持孩子念书,尊师重教的氛围以及学校的公办性质,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。

那时候,汤园中学的老师们个个举止斯文,风度翩翩,在偏僻乡下的校园里,构成了一道风景。在我们眼里,他们是谦谦君子,他们就是古人所尊称的“先生”。

老师们各有各的风采,课上得真好,深入浅出,生动有趣,引人入胜。教我们数学的是郭林宝老师,腰板挺得笔直,声音清脆,说话简洁,上课没一个多余的字。他对学生很有耐心,对功课不好的学生从来不嫌弃。陆文魁老师给我们上化学课,文质彬彬,英俊帅气,态度和蔼,与学生交流从来不会不耐烦,加之他特有的苦口婆心式的讲授,很受学生欢迎。陆老师还担任高二年级班主任,夫妇俩对学生事无巨细关怀备至,两间宿舍常被学生们挤得满满的。

体育老师好像叫顾初言,年岁要稍长一些。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,但个子瘦高,生性活泼好动,被顾老师挑到篮球队训练打中锋。顾

老师很用心地训练我立定投篮、左右45度角投篮、摘篮板球等技术。我常常一个人苦练,空心球和擦板球投得不错,但体能差,爆发力不行,奔跑速度慢,弹跳跳不高,重心下不去,心理素质也不好,属于“上场昏”的那类。顾老师一直乐呵呵地鼓励我,指导我如何发挥出中锋的组织功能。我打篮球和乒乓球都是顾老师指导训练的。那时的基本功后来还派上了用场,上大学里我曾得过学校女子乒乓球单打亚军。这在当时的条件下,算是很不错的了。南京粮食经济学院女子篮球队在南京高校的一次比赛中获得过第2名的好成绩,我打的还是中锋。

那时的老师,大多一对一地吃住在学校,捧着书本从教室到宿舍,夫唱妇随的样子很让人感动。那时的老师,聚在一起时讲的是南通方言,谈笑风生的样子,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,而上课的时候,又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听起来很优美很高级。

这群先生里,施云松老师别具风采,他是我们的班主任。

## 了不起的班主任

与很多科任老师不同,施云松老师是有如东本地人。那些外地来的老师,有的是学术权威,有的是大学教授,有的是名校专家,而施老师调来汤园中学前,只是一名普通教师。

恰恰是这位施老师,很会当班主任。因为他懂教育,熟悉农村,了解农村孩子。特别难得的是,施老师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统筹能力,应对复杂环境得心应手,游刃有余,协调事情总能四两拨千斤。如果当年不是施老师当班主任,校长的很多想法恐怕难以落实,我们获取的文化知识会更少,底子会更薄。我们能平静快乐地度过高中时光,这要由衷感恩施老师的机智协调。

施老师教语文时,凡是好文章

文,就领着我们诵读,58个人的声音汇集在一起,整齐又响亮,那是多么难忘的一段时光啊!我们喜欢施老师的板书,他的字影响了很多届的学生,甚至学生的学生。施老师抓得最狠的是写作文,必须表达真实思想感情,说真话,讲真事,诉真情,这是他的要求。谋篇布局、遣词造句,也是不放过的教学点。40多年过去,我们对老师讲课的样子和声音都还记忆犹新。

施云松老师是点亮我人生的人。1977年,高考制度恢复。9月的一天,施老师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到了我们村,让人把我从庄稼地里叫回家。他给我们全家人带来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,一个劲儿地鼓励我,动员我,并说服我父母,支持我报考。当年,施老师还动员了很多应届和往届班的学生。每念及此,当感激老师的再造之恩。我能上大学,我能到北京,我能到国家商业部和央企工作,这完全得益于当年施云松老师的远见和爱心。

这个春天,我们班组织了分别45年后的第一次聚会,40位老同学相聚相拥,当年青春飞扬的少男少女大多当上了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,感慨万分。在那个年代,我们幸运地遇上了很多好老师,更为幸运的是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,大家生活得都很好,很知足,很踏实,回忆往事,得感恩母校的恩德。

我们原本是想回母校看看、走走的。可惜汤园中学在前些年撤乡建镇时被合并,以前的旧校址,现在变成了一所养老院。汤园中学已经不存在了,但当我们再一次围坐在施云松老师身旁听他讲述当年时,那一刻,感觉母校还在。

母校有我们青春的印迹,有我们共同的回忆。母校是不会消失的。老师在,母校就在;同学在,母校就在;回忆在,母校就永远都在。